

每个人的政治

(典藏版)

POLITICS OF EVERYBODY

赵汀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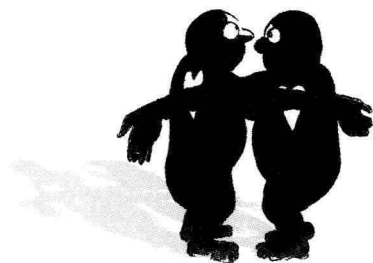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每个人的政治

(典藏版)

POLITICS OF EVERYBODY

赵汀阳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个人的政治：典藏版/赵汀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

ISBN 978 - 7 - 5097 - 5419 - 1

I. ①每… II. ①赵… III. ①政治哲学 - 文集 IV. ①D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3099 号

每个人的政治（典藏版）

著 者 / 赵汀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仇 扬

责任校对 / 姬春燕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419 - 1

定 价 / 39.00 元

印 张 / 7.25

字 数 / 16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一个残酷的问题：好在哪里？

有个特别较真的导演，当人们夸他构思得好的时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追问：“那么，好在哪儿？”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哪儿”而只是盲目叫好，还有些人似乎知道好在哪儿却说不出。

文章是修改不完的。

这个集子选编了我近五年来似乎比较有意义的八篇政治哲学论文，分别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和《吉林大学学报》。这次选编对文章做了许多修改增删，应该有所进步。但文章是改不完的，不仅是文字方面永远需要修改，更重要的是，分析和论证方面也永远需要改进，因此必须找理由停止修改，容忍遗留问题。

思考多，绝不意味着解决了更多问题，相反，思考越多，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和漏洞。尤其是在人文社会问题上，严格

地说，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见锲而不舍、前仆后继的各种错误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为什么总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责任主要不在理论家，不是因为理论家想错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一直做错了事情。人类一直就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即使万一猜到了，也肯定不知道如何去实现最好的生活，即使碰巧猜到了什么是实现最好生活的条件，也一定做不成。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但确实如此，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人类的好事需要普遍合作，而人性的缺陷总是使任何普遍合作成为泡影。这个集子的所有论文都可以理解为关于合作问题的分析。

为什么科学家能够发现那种无法抗拒的真理，而人文理论家就做不到？自然规律总是处于“道法自然”的状态，它本身就是对的，就像德国人喜欢的那样“一切都在秩序中”（alles in ordnung），所以科学家有机会发现真理。人类的生活世界没有完美的秩序，人们见利忘义，人们想入非非，人们贪心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忍痛割爱，很少有人愿意作出牺牲，很少有人愿意让别人也获得幸福。确实有极少数深谋远虑的人试图改变人类命运，人们称之为伟人，但伟人们总是无力回天，只能是悲剧英雄，然后被庸人们“都付笑谈中”。总之，人类生活不可能一切都在秩序中，人类的真实世界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人类生活的事实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关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理论包含着自相矛盾和漏洞就不足为奇了。毫无疑问，我的理论也包含自相矛盾和漏洞，而且同样不足为奇。有一个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很鼓舞人心。据说丘吉尔曾经抱怨经济学家们一人一个主意，还互相矛盾，令人难以定夺，但这还算

好，丘吉尔说，幸亏并非都是凯恩斯，如果是凯恩斯，他自己一个人就至少有两个主意，还互相矛盾。

事实上，以前我一直为理论中的漏洞和自相矛盾感到困惑，总希望能够清除那些矛盾，后来才意识到，这种以逻辑和科学观点为准的想法对于人类生活事实是很不合适的，因为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假如消除了理论中的矛盾，也许反而失真，类似削足适履。我们不能伪造事实，而只能承认事实，所以我选择了“无立场”思维方式。无立场不是反对任何一种立场，而是看到任何一种立场对于生活事实在某个方面是对的，尽管它们可能互相矛盾。对于生活事实，理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想象某种“更好的”游戏规则，既能够把生活中自相矛盾的各种因素组织在一种冲突最小化而合作最大化的动态秩序中，同时又能够激活生活的纠错能力、创造力和丰富性，就是说，化矛盾为动态和谐。可以说，如果从绝对意义上去看，或者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从永恒的眼光”去看，理论都是错的，但如果没有理论的反思，人们疯狂的观念就会肆无忌惮地引导生活走向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理论有足够的想象力以错误克服错误的话。总之，有想象力的错误好过没有想象力的错误。

有个特别较真的导演，当人们夸他构思得好的时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追问：“那么，好在哪儿？”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哪儿”而只是盲目叫好，还有些人似乎知道好在哪儿却说不出来说。“好”是容易的，说出“好在哪儿”就很不容易，因为要回答“好在哪儿”，用空话是糊弄不过去的。如果真的知道“好在哪儿”，

儿”就等于知道了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不仅适合美学理解，也适合一切人文社会理解。事实上，人们往往盲从地热烈表扬各种看上去很美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些价值和制度到底好在哪儿，同样，人们也轻率地进行各种社会批判，其实也不知道社会到底坏在哪儿。我听说了“好在哪儿”这个问题，记住了这个问题，并且希望能够部分地回答这个有趣的问题。

趙河陽

2010年2月20日

目 录

Contents

1 前言 一个残酷的问题：好在哪里？

Introduction A Crucial Question: Why It's Good?

有个特别较真的导演，当人们夸他构思得好的时候，他总是非常认真地追问：“那么，好在哪儿？”这其实是个很残酷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哪儿”而只是盲目叫好，还有些人似乎知道好在哪儿却说不出。

1 哲学的政治学转向 | Political Turn of Philosophy

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以至于成为当下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哲学”，这一变化可以称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

1 大问题和重要问题

7 意见世界与政治挂帅

5 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

13 政治的基本事实和基本问题

21 合作的条件 | Conditions for Cooperation

任何试图通过知识论上的发现去彻底解决人类冲突与合作问题的努力是徒劳的，无论人们多么理性，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21 初始状态作为政治起点

35 艾克斯罗德实验

24 罗尔斯方案的疑问

41 哈贝马斯对理性对话的厚望

34 回到荀子—霍布斯思路

49 和谐的条件与孔子改进

60 金规则的最优方案 | An Improved Golden Rule

金规则指的是能够概括地表达一个伦理体系总精神的一条道德原则，也就是能够“一以贯之”的普遍道德原则，是如何对待他人的人际共识。

- | | |
|----------------|--------------|
| 60 问题背景 | 75 “无人被排挤”原则 |
| 64 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 | 79 进一步的论辩 |
| 67 对等性结构和互换性结构 | 84 结论与遗留问题 |
| 73 想象一个最佳版本 | |

86 普遍价值和必要价值 | Universal Values and Necessary Values

普遍价值虽是个政治问题，但它的原本却是文化问题，因此，普遍价值是一个在“自己—异己”关系中被定位的特殊政治问题。

- 86 普遍价值为什么成为政治问题？
- 91 什么是普遍性？
- 100 关系视野中的普遍必要价值

108 预付人权 | Human Rights as Credit Rights

人权必须被理解作为一种全人类的道德契约，它以“借贷”的方式无条件地预付给每个人同等的人权，但每个人必须履行相应的人义（作为人的义务）去回报所预支的人权，以人义为条件方可保有人权。一句话，人权是无条件预付的，但只能有条件持续享有。

- | | |
|------------------|----------------------|
| 109 超越人权的知识政治学 | 125 天赋人权定义了一个糟糕的生存游戏 |
| 114 需要有效的理论分析方法 | 131 引入一个普遍有效的检验标准 |
| 115 还需要有效的理论分析单位 | 134 权利和义务必须对称 |
| 122 更需要一个合理的人的概念 | 136 预付人权在理论上更合理 |

139 精神政治的四大发明 | Four Political Inventions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在精神政治上有诸多惊人发明，概括地说是发明了意识形态，具体落实为意识形态的四大发明：心灵管理、宣传、群众、绝对敌人。所有这些政治发明都是为了再造心灵。

- 139 罗马帝国的世界性和基督教的世界性
- 147 基督教在政治上的发明

163 双票民主与反票数公议

Democracy of Two-way Votes System and Agora of Anti-aggregation

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自足的政治制度，民主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的法治相配合，否则既没有政治正当性，也不会有政治效率。完整的民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公共选择制度：公议制度和投票制度。公议制度用于理性辩论而促成普遍可接受的公意；投票制度用于形成有关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共选择。

- | | |
|---------------|------------|
| 163 民主不是价值 | 176 最小伤害原则 |
| 165 民主反对了什么？ | 186 最大兼容原则 |
| 168 民主的技术性优势 | 194 结论 |
| 172 一种伪造的万众一心 | |

195 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

Ontology of Coexistence: Hearts and Relations

共在存在论研究的不是物的世界而是事的世界。事的世界由各种人际和心际关系组织而成，万事自有万理，因此事的世界必须是一个能够容纳复数真理的世界。

- | | |
|----------------------------|-------------------|
| 195 给不同世界不同的存在论 | 207 最优共在原则及其证明 |
| 196 事与物 | 209 和谐是最优共在策略 |
| 197 事的世界的创世问题 | 211 仁义即人义 |
| 198 To be is to do (存在即做事) | 214 存在的高贵化 |
| 200 Facio ergo sum (我做故我在) | 216 心的哲学而不是思的哲学 |
| 202 关系、奇迹和幸福 | 217 世间证据才是真证据 |
| 205 存在的亲疏远近 | 218 复数真理与特殊必然性 |
| 206 共在先于存在 | 219 一个能够容纳复数真理的世界 |

哲学的政治学转向

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活跃的部分，以至于成为当下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哲学”，这一变化可以称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

大问题和重要问题

200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我协办“世界哲学日”在中国的大会，其主题是“哲学与公共政策”，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哲学学科的综合问题，特别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学、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无论是政治、伦理还是社会和文化，都是关于公共生活的问题。哲学关心的都是重要问题，而重要问题都是具有公共意义的问题。在这个世界哲学日的主题背后有着一个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这是大概 30 多年来哲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重心转向。尽管不可能非常准确地确定这一转向的时间，但把这个转向与罗尔斯的杰出著作《正义论》的

出版（1971年）联系在一起似乎不算无理。当然我们有理由说，其实政治哲学一直都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比如希腊时期或先秦时期，柏拉图和孔子等的政治哲学就是无比重要的，或者比如说，在启蒙时期，政治哲学也是至关重要的，想想霍布斯、洛克、卢梭，就无法否认其重要性，甚至也可以说，马克思再次证明了政治的重要性。但是，政治哲学一度缺乏明显的新意，而语言哲学也一度成为哲学的焦点，许多哲学家相信，有意义的哲学问题几乎都可以兑换成语言问题去分析和解释。这个曾经风行一时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过这里我不准备多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言说虽然也是一种做事，可是更多的事情却不能在言说中去解决，事情终究还是要做。说的意义小于做的意义，做比说更根本，而且，真正重要的问题必须通过做去解决。

“重要问题”与“大问题”的区别与哲学的道路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应该说，重要问题和大问题都是哲学这种极致思维的本能选择，因为这两类问题都是根本问题或者基本问题，也就是任何有限知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由哲学去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接受的都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思想任务，但又确实是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里，知识的有限性至少可以这样理解：①任何一个门类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总是有限的。正如休谟定理所指出的，无论有了多少知识，都不足以推知未来世界和整体世界。②任何知识，甚至包括科学和逻辑，都依赖着知识所不可能证明的某些哲学假设，即一些似乎不证自明的观念。因此，思想的主体部分虽然是知识，但

思想的奠基部分却是智慧，尽管我们无法保证那些代表智慧的观念是真理。智慧永远是知识的基础，而智慧所处理的就是那些专门留给哲学的“重要问题”和“大问题”，哲学就是干这个的。

大问题就是几乎覆盖着所有问题的总体性问题或者说终极问题，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解决大问题而获得对各种问题的一揽子解决，即使不能在实践上解决，至少也能够在理论上获得一揽子解释。这种试图发现关于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的努力就是形而上学。不过正如分析哲学后来发现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问题是由语言虚构出来的伪问题，并非真问题，那些伪问题有着语言上的魅力和似乎深刻其实含糊的诱惑力，就像传说中的宝藏一样诱使人们苦苦而徒劳地追问。例如有一些功能性的语词，典型的如“是/在”（is），本来只是语言陈述中的一个功能关系，但当它被看做一个对象性的课题时，就形成了文学虚构并且具有一种严肃性；还有一些是观念的框架性概念，它们是进行思想活动所需的构造性或者工具性条件，其中那些真正需要被明确的，例如“必然性”，就会被严格定义（逻辑学和数学的定义）；另外有些概念并不需要严格定义，而只需要在特定的语言游戏中或特定情景中进行临时约定甚至是文学化的理解，例如“本质”，就无所谓标准答案而只需要约定。从今天比较成熟的哲学眼光看来，许多“大问题”其实正是华而不实的语言/概念游戏所虚构出来的，而不是在生活事实中真的“构成问题”（problematic）的哲学问题，因此，那些浮华的问题规模虽大，却不重要。所谓重要，就是对生活而言是重要的，是生活离不开的，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重要性

就是生活的相关性（Importance is the relevance）。

哲学所必须关心的问题未必是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却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愿意把这种哲学选择称为哲学的正宗选择（the fundamentalism of philosophy）。假如人类的生活道路无可选择，只能一条道走到黑，那么就不需要智慧，或者说，没有自由就不需要智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智慧就无用武之地，反正没有什么可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想；而既然人有自由，生活需要作出选择，这就需要选择的理由，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就比那样的选择“更好”或“更正确”。时间无法倒流，生活的错误无法反悔，一失足必成千古恨，所以人们最怕选错了事情，而选错事情终究是因为想错事情，所以“给个理由”就成了性命攸关的抉择。去寻找肯定某种选择并且同时否定其他选择的理由就是在寻找否定某些自由的理由，只有需要去否定某种自由，才需要智慧。很显然，如果人有无须限制的自由，那么无论做什么就都同样是对的，因此，完全自由也不需要智慧。既然都对，就都无所谓，愚蠢和智慧，并无差别，白痴和圣人，就都同堂欢乐，娱乐至死。只要明白了无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就知道只有当拥有自由并且同时需要用自由去限制自由时才需要智慧。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都表现为“选择什么并且不选择什么”，而给出选择的理由是一个严重又可怕的思想挑战，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错的。人们胡说，而且只好胡说。其实，当维特根斯坦发现，能够说清楚的事情仍然没有触及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已经预示了更重要的思想问题并非语言哲学问题。

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

“知道什么”主要是为了“做什么”，只想不做的思想也有，所谓纯粹的思想，是思想的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无论希腊还是先秦，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都是试图知道“真正的道理”，以便能够作出正确的生活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创造更好的生活。只不过希腊人相信“去知道”就是去客观地“看”出真理（*theoria*），而中国人则相信需要用心去“听”到至善道理（闻道）。但希腊人和中国人都相信存在着真正的道理，它胜过所有的胡说和想象，因此能够决定人们所需要的好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通过逻辑论辩发现正确的概念和知识，而孔子则诉诸人性事实（仁）以及能够发挥人性优势的制度（礼）。这样不同的努力塑造了两种知识类型：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necessity and knowledge of fortune*）。在今天，许多人已经发现必然的知识虽然是最可靠的知识，却不是万能的知识，尤其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即使穷尽了科学知识，也仍然没有触及生活问题。

追求必然的知识就是追求关于客观规律的客观真理，这种知识模式适合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对生活和社会问题却不太恰当。关于生活的知识，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远远不是也做不到客观描述和分析，而必定是包含价值观的解释，可以说，关于生活的知识根本就不是客观知识，而是主观互动知识（*interactive knowledge*）。人文知识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博弈，

人不仅会根据“关于人的知识”有意无意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行动，而且人的各种意见之间也存在着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因此，关于人的知识不可能是客观的，而必定是博弈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此有着相对清楚的直观，都意识到人与他人的生活关系不仅是人文知识的根本问题，甚至是人文知识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几乎所有中国哲学家都把政治/伦理问题看作首要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也同样把政治/伦理问题看作核心问题，但在方法论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希腊哲学家相信生活问题要通过知识问题来解决，对生活进行真理求解，因此把知识关系看成是关键，试图通过理性辩论而从各种意见中分辨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来。

依靠理性而获得普遍真理，这是知识论的伟大梦想。这个梦想在理论上说很有道理：理性是普遍的，理性的工作方式是普遍的，理性的形式是普遍必然的，因此，由理性而获得普遍真理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偏偏不合道理的是，理性其实并不能保证找到真理，至少是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真理——事实上真正可靠的真理只不过是理性对自身的理性表达（逻辑和数学的形式真理），而不是对事实的表达。在生活问题上由普遍理性达不到普遍真理，这一荒谬的事实如此不合道理，却又如此真实，这显然有利于怀疑论。从希腊怀疑论到休谟再到维特根斯坦，怀疑论的论证一直是哲学论证中最为优美和有力的论证。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意见世界”的“真理世界”。尽管从康德、胡塞尔到分析哲学，在发现理性的潜力上作出了令人赞叹的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保证普遍理性必然能够到达普遍真理，哲学问题还是不得不回到

意见世界中来，人们不得不在意见世界里按照意见世界的运行方式去解决问题。

意见世界与政治挂帅

希腊人早就发现，意见世界注定是个政治世界。有这样两个生活事实：①有不同利益就有不同意见，而且，即使有共同利益仍然有不同意见；②几乎不存在着高于意见的真理，而且，即使找到了某些真理，也不可能克服意见的分歧，或者说，即使真理存在，也是实际无效的，因为人们喜欢自己的意见而不喜欢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真理，真理虽然光辉，但人们可以不要真理，这本身是个令人失望的真理。如果一条真理被人们接受，当且仅当，它是真的并且它对人们有利。当然，这样的表述可能太强了，比较合情合理的表述可以是：对于同一个生活问题，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对于同一个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真理，人们可以各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真理，因此，人们或者只能承认存在着不同但同样有效的真理，或者承认那些真理只不过是意见。这一切都说明了在意见世界里真理并没有必然的力量，因此，意见的问题仍然只能依靠意见去解决。这样的生活事实决定了，对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种政治的解决。人们的各种行动都由主观意见所决定，意见之间的冲突和竞争最终需要政治的解决，因此，意见的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或者说，按照意见去行动就必定导致政治生活。因此，政治生活就是人的基本存在状况。